# 后宫杖刑

已经打过二更了。冷宫中原也有一盏小油灯，但是点了又有什么用呢？两个失去了尊荣地位的庶人，在空荡荡的小屋里，相对无言，只能是断肠人看断肠人！躺下睡罢，如果能睡着，说不定还可以暂时忘记这悲惨的处境。“乒乒乓乓”的声音，把炕上迷迷糊糊的王、萧二人惊醒了。随着“哗啦啦”一阵砖石乱响，封闭（冷）宫门的被扒开。烟尘散处，几盏宫灯照引，武昭仪，不！武皇后--明天就要颁册了--手中绢帕掩着口鼻，在两个内监，六个宫女的簇拥下，袅袅婷婷地走了进来。小小的房间立刻变的拥挤起来。

自从得到密报，说当上午今来过冷宫，并且和里面说了话，武娘娘立刻警觉起来。看来这个小皇“弟”--李治比她小四岁--还和她们藕断丝连啊！仔细盘算之后，她决定立即去见皇帝，当面和他摊牌。柔懦的李治在大姐姐老婆的严厉指责下，顿时慌了手脚。只顾一个劲儿的表白自己，说只是无意中路过，顺口安慰了她们两句，决无他意。最后扔下一句：“此事由梓童处置罢。”就借黄门递奏本的由头，脚不点地的跑了。

既然天子有“诏”，为防夜长梦多，武后便连夜带人来“看望”这两个几乎被遗忘的人。宫灯不房间照如白昼；其实比白天还亮。自从被打入冷宫，没几天就有人来砌死了房门，只留下一个小窗口送饭和倒便桶，所以这屋里昼夜的光线并无多大分别。现在本已经适应了昏暗的眼睛，被雪亮的灯光刺得好一阵睁不开。待二人勉强能睁眼看时，才发现武娘娘正坐在自带的绣墩儿上，笑眯眯的看着她们。

王氏，曾经的皇后，如今的庶人，和现在的皇后娘娘对视了一眼，就平静地又侧身躺了下去。她现在真个是心如止水，甚至是心如槁灰了。萧良娣从来就是个不服输的人，现在对头就在面前，更加不肯输了气势。她雄赳赳地正襟危坐，两眼直定定的看着那个险恶的女人。武后心里好笑，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。这算什么？和我比，你也配！和蔼从来就是强对弱的恩惠，现在你们在我的手心里，发狠？哈哈哈！她几乎失声笑了出来。

“二位姐姐（她俩都比武氏小，但获宠在先）一向可好？”皇后笑着问候。王氏依旧无动于衷，仿佛睡了。萧氏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，仍然怒目而视。武后站了起来，“圣上口谕，庶人王氏、萧氏接旨！”圣旨到，王、萧二人不敢怠慢，连忙起身，整顿了衣服，口呼“万岁”，跪倒听宣。“查废后王氏，废妃萧氏，自获谴以来，不思自省，反心存怨望，诽谤朝廷（真是‘哪儿的事儿’啊）。罪不容赦，着即赐死！皇后武氏，带朕便宜处置。钦此！”王氏叩头谢恩，然后平静地站起身，仍旧一言不发。

萧氏跪在地上，愣了半晌，厉声问道：“这究竟是谁的意思？”武后款款地坐下，慢条斯理地道：“萧氏，你还没有谢恩呢；难道你想抗旨不成？”萧氏恶狠狠地盯着她看，半晌才勉强磕了头起来。武后冷笑道：“当今皇帝的口谕，哀家也不敢违抗，就请二位准备准备，上路吧。”萧氏厉声喝道：“武氏！今天落在你这鼠辈手里，我们有死而已。你这妖精狐媚惑主，陷害我们，我死也不会放过你！来世定要变只神猫，世世咬你这死老鼠的喉咙！”

武后“嚯”地站起，秀眉一挑，便要发作。想了一想，又坐下去，招过一个内监，附耳吩咐了一阵，那内监转身带四名宫女出去了。不一会，脚步杂沓，那内监跑了进来。身后是宫女抬着两桶水跟着。武后幽幽的道：“二位姐姐好久没有沐浴了吧？等下好好洗洗，干干净净的好上路。”说着，将头微微一摆，手下人心领神会，对这两个失了势的女人还有什么客气的？立即冲上去，七手八脚把王、萧二人扒了个精光。王氏虽然早料到今天没有好下场，但是这样被剥的光猪一样，尤其是在这些昔日的奴才们面前，心里毕竟还是感觉非常羞耻的。然而身在檐下，毫无还手之力，只好恶狠狠地看着武后。那边萧氏早已骂不绝口--骂归骂，照样扒成了光屁溜儿。

武后扫了眼身边的内监，那人赶紧尖着嗓子喊道：“你们都是死人吗？还等什么？！”众人得令，急忙冲上去把萧氏按跪在地，一个内监提起水桶，将刚打上来的、冰凉的井水，从萧氏头顶直浇到脚下。趁她被冷水激顶，心神错谔的瞬间，早有人拾起地上的一件小衣--也不知道是她俩谁的--塞住了她的嘴。萧氏用力挣扎，无奈心有余、力不足，只能干瞪着通红的眼睛，鼻子里发出“嗯嗯”的愤怒的声音，被按趴在肮脏的地上。有人也把冷水淋在王氏身上，她打定主意，逆来顺受，一言不发。